飞过世界和孤独

王 晔

“没有电话、书籍、网络，独自在一座海岛上，能待多久？”朋友间传着短信，最后一条信息只是短短的词组：职业与孤独。而后，对谈戛然而止，仿佛要赶紧甩开让人害臊的“天真的严肃”，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返回有理性的成人的日常里去了。

“世上孤独的职业之一，也许包括写作。”

心里冒出这句话，并未说出口。同时，有一个内在的回车键立刻自行启动，在静默的哒哒声里，把这话消除了。没错，我听见了这声音，我更能斩钉截铁地肯定，写作完全不是职业，它更接近于本能和需要，和鸟儿的飞行与鸣叫一样的本能和需要。

职业带来薪资所象征的回报，与作品内容的质地没有必然联系。写作和回报没有必然联系。

写作不是职业，但它确实是孤独的行动。P.O.恩奎斯特被视为斯特林堡之后，瑞典最具国际声望的大剧作家。小说家恩奎斯特起初从未想过写剧本，因一次授课而“开戒”，继而优秀的剧作频传。他总结一生的创作活动时说，写剧本能直接得到受众的反馈，抵消写小说的孤独感。和恩奎斯特有类似想法的作家和剧作家不乏其人。

什么是孤独？

“独自一人。孤单。”

词典里这么印着。我一直觉得那不算最好的词典。最好的词典一定能更小心而审慎地解释出丰富的层次，帮我吹开在感觉之中又梳理不清的疑惑。

比如，孤独的确和独处相关，而孤独感更主要的是缺乏有效交流和心意的理解。处于某种人际关系里，也可能感觉孤独。独自一人在物理层面是孤零零的，于心理层面则未必。很少数的人会选择独自一人，自我选择的单独，外加超越时空的心意沟通，有时也能给人带来愉悦感，等等。

交流和心意的理解需要借助语言、符码、声音及其他。必须有个对象，懂得你发射出的语言、符码或声音，接收并回应，这才可以抵消孤独感。过度的孤独感总有一天会让人产生幻听和幻觉，而走向癫狂。一定程度的孤独，人人都在承受。有时也必须承受，假如还追求对内心的倾听。

我也体验过一定程度的孤独。

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师大寄居时，我住过东部校区角落里的一间琴房，门前有一道竹篱笆、两棵香樟树。邻居多教师，家在远郊，只在授课日于这旧琴房改造的单人宿舍过夜。只有一个看守礼堂的驼背老头，常住长长走廊最里端的那一间。暮色里四下无人，偶有狗叫，一道门啪嗒一声开了，伴随急促的脚步，老头儿的两声啸叫：他骂狗太吵，他和狗说话。

日本关西的留学生寮。那幢名叫“里之前”的公寓多数时候都是静悄悄的。学生不是在图书馆就是在打工的店里，彼此很难照面。我拿电吹风把湿发吹干时，会一次次切断电源，老觉得听到电话铃响——却从来也不是。

在瑞典东南部的斯莫兰乡下，那座小鹿比居民多些的岛上。冬天里，踩过积雪，感觉到园子里还有另一个家伙，另一串窸窸窣窣的声响。一百米外的樱桃林里站着一头啃过树根的鹿。它并不立刻跑开，躯体依然向前，只把头扭过来，停步看我，我也收住脚，看它。

人迹罕至的湖边林地，地上山毛榉的枯叶深厚，说不清到底有多少年、多少层，踩上去厚而柔，踩出一种奇怪的沙沙声，是那地方、那一刻，唯一的声响，我觉得它巨大而嘹亮。这挤压日久的声音，阴天时像自嘲的叹，晴朗的日子里就像畅快的笑。它们似乎体验了更多的孤独，直到偶然的一刻，我踩在它们身上。

没法知道它们是否真能、也真想表达出类似“孤独”的意思。不像猫和狗，表情、动作和声音是显而易见的。甚至也不像马。这里的法则规定，为了马儿的身心健康，马是一定要有伴儿，实在没条件同居，饲养人也得隔三差五地让马会一会它的男友或女友。

我猜，无论它们如何表达，一切有心的都可能孤独。只是孤独的程度和时间不同吧。

有些花儿是群居的。不论五叶银莲花还是铃兰，虽说在人的眼里都称得上寂寞开无主，毕竟一丛丛地在林地里默默喧腾。群居不能必然消除内心的孤独，花的心都在蕊中。

而陈年的以及刚落下的山毛榉的枯叶，作为一个整体，它们感觉孤独吗？走在它们之上的我，以为它们借我的脚发出了自己的音，宣告它们也在。可也许不过是，我以为它们和我有同样的需要。

身处自然界时体会到的孤独，在我看来，还是很容易消解的，只要学会把那里的一切当作玩伴就行。草上的风是有形状的。远处的音，可辨别到底是呼啸的风声还是愈发靠近的滚动的车轮声。天上的云彩，在清晨、在日暮有不同亮度和光泽。突飞而至的知更鸟、啄木鸟和红腹灰鸟，它们落在枝头落在栏杆的声音里有体重，它们的叫声里能看到羽毛的颜色。假如这一切都没有，冬天的潮湿树干上，绿油油的青苔以绚烂的颜色，表现着它最好脾气的社交性。还有雾，那些离地一尺半高的雾，回旋在白桦和青石上，有时灰白，有时在日光下发出反光。有时，它们和小动物一样和我保持距离，止步于野草地的半坡、农庄和森林草场交界的那个地方。它们在那里晃够了，就又躲进自己隐秘的家里。

在文明化的环境里，承受孤独，更难些。在那里，表情达意的风吹草动不多了，房顶烟囱上的鸽子以及邻居窗户上的影子还是有，可以自我加工，沉浸于幻想和幻象里。否则鸽子就只是“全马尔默最胖的那一只”，像我的邻居莉迪亚在阳台和人通话时嚷嚷出的那一句，那时，恰好有只肥硕的鸽子发出了咕咕的聒噪。

我并不那么反对孤独，孤独是写作所必须的。只有在某些时候足够孤独，才可捕捉到最个人的感触，若没有最个人的感触，就无法打动自己。捕捉到最个人的感触，才是活着。

2020年是全世界的当代人普遍感觉孤独的一年。在这一年的12月23日，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沙滩上出现了一只淡栗色羽毛的小鸟。爱鸟人将照片传至网络并热切讨论，这只从未见过的鸟种，它到底是谁？

瑞典第二大岛厄兰德岛鸟站站长马格纽斯辗转看到图片，一夜不眠。三个多月前在厄兰德岛，正是他给这只小滨鹬亲手上了脚环。

虽然在电视新闻里，因为脚环的缘故，这只鸟被唤作瑞典的鸟，但它其实是世界的，是它自己的。它于2020年春在那片有海象和北极狐出没的俄罗斯北极苔原上孵化。9月9日在厄兰德岛这一迁徙鸟南飞前的大本营里，有缘遇到马格纽斯。这样的鸟，一般飞往非洲或是飞往欧洲及亚洲南部过冬。父母总自顾自地先飞。孩子们滞后，它们太嫩，需要多长几个月。这一只体重只有30克的小不点，因为无法知道的原因，也没有和同辈人一起，而是独自飞到了南卡罗莱纳。独自就是孤独吧。这趟飞行一定是孤独的，它没有同类相伴，即便抵达南卡罗莱纳，依然没有。鸟和鸟是不一样的，比人和人的不同有过之无不及。

我担心小滨鹬的安全、温饱及日后的繁殖。马格纽斯却只有兴奋，说这是百年二遇的事，就是说，自一百年前瑞典开始给鸟类上脚环，这是第二只迁徙鸟错飞，飞越大西洋到达美国。这可没什么好担心的，这只小滨鹬既然能飞过去，就一定能飞回来，重返厄兰德。它虽说个头小，却是一种长寿而耐飞的鸟儿呢。

好吧，我想，它一定还是一只能忍耐孤独的鸟，假如孤独是独自的意思。它的内心未必始终孤独，假如在这漫长的征程里，它和风、和云、和水有了深入交流。我唯一确信的是，它是一只命中注定的鸟，所以，它会在2020年，出生、成长、飞行，穿过世界和孤独。

2021年1月6日 写于马尔默

仿阿莲梅儿（国画）王 斌

也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副楹联”

陈福康

施蛰存先生是我很熟悉和很崇敬的前辈学术大师。他年轻时长期住在上海松江，我现在也住在松江，因此他老人家有关松江的充满情感的文章和著作更是我非常喜欢读的。施先生曾撰有《云间语小录》，序文云：“‘云间’是松江的古名，其实是错的。陆云到京城洛阳，遇见洛阳名士荀鸣鹤，彼此互通姓名，荀说：‘我是日下荀鸣鹤。’陆说：‘我是云间陆士龙。’‘日下’是太阳之下，即皇帝直接统治之下，可以作为首都的代称；而‘云间’只是取‘云从龙’之义，不可能用作地名。”施先生对松江雅称“云间”的来源，是说得很对的；但他凭记忆讲述的故事情节，却好像有点不大符合历史典籍的记载。当年曾想去同先生聊聊此事，因循未果，而先生却驾鹤西去了。

松江现在建设得越来越美好了。不仅建有松江新城，而且还有松江大学城，近来更在大规模建设国家级的G60科创走廊和交通大枢纽。松江区政府非常重视文化建设，还与华东师范大学合建了江南文化研究院等。我深为自己是新松江人而感到自豪。松江区文化部门的公众号“人文松江”办得也很有特色，上面有一篇《话说松江·上海楹联第一村》是很受读者关注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被广泛摘引和传播，并已印在松江有关部门赠送外来宾客的笔记簿上：“楹联，俗称对联，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幅楹联‘日下荀鸣鹤，云间陆士龙’就出自松江。”据我所知，甚至已经有好几位相当权威的学者（楹联学家、历史学家）据此提议：松江应该大力宣传自己为中国楹联首创之地。然而我觉得这一说法和提议非常不妥。

且不说笔记簿上的“幅”是个错别字，先来重温一下松江读书人几乎都知道的这个有名的故事。

《世说新语·排调》记：

“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答曰：‘本谓云龙骤骤，定是山鹿野麋，兽弱弩彊，是以发迟。’张乃抚掌大笑。”

《晋书·陆云传》载：

“云与荀隐素未相识，尝会华坐，华曰：‘今日相遇，可勿为常谈。’云因抗手曰：‘云间陆士龙。’隐曰：‘日下荀鸣鹤。’鸣鹤，隐字也。云又曰：‘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挟尔矢？’隐曰：‘本谓是云龙骤骤，乃是山鹿野麋。兽微弩强，是以发迟。’华抚手大笑。”

可见，并不是洛阳名士荀隐以身居帝京自傲而先称“日下”，然后江南来客陆云才敏捷地以“云间”应之。虽然，像上述施老那样的说法，似乎更符合故事的“逻辑”和松江人的自豪；但很可惜，事实是恰恰相反的。而且，典籍所记陆、荀二人当时共有两段对话，两次都是陆云先“咄咄逼人”，而荀隐则沉着应对，但占尽上风（甚至暗讽“云间龙”不过是“山鹿野麋”而已），因而引得张华哈哈大笑。

那么，回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幅（副）楹联”上，我的问题就来了：

首先，“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鸣鹤”不过是两句口头对话，怎么能称作“楹联”呢？所谓楹联，本来不是指用于门、柱、壁上的对联吗？因此，若以这两句口头上的雅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副楹联”，是绝对说不过去的吧？即使现在人们常在广义上用“楹联”来包括所有的对联，那么也不能用这副对子来作为“楹联”的滥觞吧？

其次，就算这是副“对联”，那它的作者是陆云一人吗？或者再退一步说，这副“对联”的主要作者是陆云吗？历史典籍不是记得明明白白，是陆云先说，荀隐后说嘛，后人哪能随意颠倒这个顺序呢？而且，陆云不过是自我介绍，甚至连作为“上联出句”的意思都未必有吧？只是因为荀隐机智的回答，才使得这两句话可以成为一副有名的对子。因此，若要说二人创作此副“对联”的“贡献”大小，荀隐显然也要比陆云大吧？

特别是，这副“对联”是“出自松江”的吗？历史典籍不是记得明明白白，施老也说得明明白白，是在离松江千里之外的洛阳啊。

其实人所周知，似联非联的对仗句子在我国产生的年代要远远早于晋时，因此这也绝对轮不到由陆云及荀隐来“首创”的。我仅凭记忆随便举几个例子吧，如《易经》上就有“水流湿，火就燥”，《尚书》上就有“满招损，谦受益”，《诗经》上就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老子》上就有“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论语》上就有“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等等。甚至更早，在甲骨文时代，在卜辞中就发现有了对仗成句，如“燎于土，祷于岳”等。

最后想一提的是，这副“对联”在我国千百年来数以万计的对联中无疑是属于少数的异类。因其上联结束于平声，下联尾字则是仄音。这就无怪乎施老先生的记忆，及“人文松江”的文章，都要把它颠倒过来写了。

夷陵有梅

汤世杰

小寒节气前一天，天气预报说气温高可七八度，那是说的中午，早上走在长江边，还是冷，虽只二三度，我还是忍不住想去看看江边那片腊梅——在我心里，那该是欧阳永叔先生看过的夷陵梅。

顺着滨江步道往上游走，左边是长江，右边是一片梅园。时不时地，见哪株梅花开得好，就岔进去看上几眼——梅花的好就好在这里，天气这般凛寒，它有的也只是些细碎花朵，从不大红大绿地惑人，有心者须走到近处，去细细地看。那些将开未开的小花苞，拳拳地咕嘟着，紫褐色胞衣尚未脱尽，胀开的花苞却已莹黄地咧开，露出几丝酽红花蕊，柔媚得盈润欲滴，晶莹如剔透蜜蜡，恍若双双眉眼，探望着这个世界，让人轻易不敢去碰，只能看；且任你怎么挑剔，它也经得住你远近正反翻来覆去地看，萌萌的怎么都是个好——一代代人画梅写梅咏梅，姿态花色万千，各有经营，却都好看；梅不声不吭，还是那样好。你说不清那是怎样一种好，反正觉得就是好。

那天，我就那样地看着梅，看得惊喜、贪婪，用个雅词，就该叫赏梅了。

离乡日久，幼时我只在小城公园见过梅，人小，纯属凑热闹，不明就里。半世归来，我竟不知江边有个梅园——那早已不是我幼时嬉戏挑水打工时，宽阔寂寥的江滩，想起来甜美，更多的倒是苦与累。这回我的住处，出门几步就是长江——正应了黄山谷那句“出门一笑大江横”！沿江辟出的滨江公园，宽不过百十米，上下却有十多公里，满植各式花树草木，从春夏到秋冬，栾树桂花红枫银杏轮番地开开落落，还真像一条花带，或斑斓或清雅，时时都是供奉，献给一江流水，也温润一座小城。只当它是个休闲绿化带，就看低了。有2500年历史的小城，不说离市区稍远些的，李白、杜甫游历过的三峡；白居易、元稹盘桓过、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吟咏过的三游洞；陆游、范成大停舟踱步过的下牢溪；白居易泊岸歇息过的乐天溪，仅城区从上往下随便一数，就有欧阳修公园，有祭祀江天水神的镇江阁，有三闾大夫屈原纪念铜像，有抗战时期宜昌大撤退纪念碑、和平公园，还有据传为晋代文学家郭璞始建的天然塔，三国吴蜀大战留下的猇亭古战场——在在有史可查。我常去的这一带，一座跨江大桥直通江南，两座桥塔的人字形吊索，早晚总把影子或整整齐齐或疏疏离离地投进大江，任亘古流水将之化成波动不已的影像，让人于回眸间，总会无端地浮想联翩。

川有余水，海无满波。原以为，这年年月月奔流不息的大江，船有船的航道，人有人的码头，惟有船和人互为看客，哪知那几百株腊梅，正静静地看着大江，也看着看大江的人呢？

某天我从街边往滨江绿地走，迎面一块巨石，竟刻着硕大的“梅园”二字，心想这里有梅园么？原先我每去江边，大抵不是为看看江天和对岸青山，就是为看看银杏，读罢石上那段铭文，方知腊梅竟是小城市花，植有大几百株腊梅。原来，以古名夷陵的宜昌为核心的三峡一带，土壤、气候皆适宜腊梅生长，早被植物学界认定为世界腊梅原产地，夷陵、秭归、神农架等地皆有分布。宜昌近郊山野，就有几处大的野生腊梅群。车溪腊梅谷甚至还有第四纪冰川时期遗留的野生腊梅群落——不选腊梅为市花，能选谁呢？

说来也真是人老眼拙，在温暖的云南，看多了红梅白梅五彩梅，初时找来找去，竟没认出哪是腊梅。寻寻觅觅，终于见到一株挂苞的，正想细看，一老乡亲走过来说，去那边看，梅都开了。过去一看，果然，花斑斓，香袭人。心想，一片有阔大江天作背景的梅，是幸运的；一道有梅陪伴的流水，也同样幸运。浩荡江天与疏影梅园，真乃绝妙搭配。从此便常去探看，时有感叹，即兴思绪亦纷至沓来——

江天雾晨，银杏谢幕，腊梅登场，想起李白所言“屈宋长逝，无堪与言”之句，不免从心里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

上苍作画尽皆天成——背景阔大，江天隐约，浓浓晨雾中，一切都成虚幻，惟一树腊梅泠泠香；

愿有一支梅，覆我额，伴我身，也将缕缕幽香弥漫天地，氤氲魂魄，如此，这残生这世间或将多些回味；

如果硬要我佩服点什么，我当选梅，就一支，几小朵，可诗可画，可让人愣愣地看上半晌，那缕幽香，还会让人没齿难忘……

就那样，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千年前，被贬到小城夷陵做过一年多县令的欧阳修，见过那些梅吗？

官场落魄横遭贬谪的欧阳修，也曾视夷陵为畏途，赴任路上，初到夷陵，都心情郁闷：“闻说夷陵人为愁，共言迁客不堪游。”（《望州坡》）“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戏答元珍》）足见当时心境。“现实与美好的理想之间，总存在一种古老的敌意。”（里尔克）诗友梅尧臣等也无不为他担心：“谪向蛮荆去，行当雾雨繁。黄牛三峡近，切莫听愁猿。”（《闻欧阳永叔谪夷陵》）

欧阳修毕竟是欧阳修。时间顺流而下，生活逆水行舟。他不是只飞不过沧海的花哨蝴蝶，而是只鹰，不会坠落荒岛，溺于时波；他一直飞，飞在极致的孤独与寥阔里，也飞在爱与梦的微光里。“楚人自古登临恨，暂到愁肠已九回。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殊乡况复惊残岁，慰客偏宜把酒杯。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欧阳修的这首《黄溪夜泊》，透露的已是另一番思量，及对自己的勉励与告诫。大自然最能疗伤。我甚至相信，在夷陵，某个冬日，永叔先生定然曾独自面对过一条大江，漫天浓雾，满树梅花；凝神间，也势必想到了很多，思索至深。“群花四时媚者众，何独此树令人攀？”哦，腊梅奉献出那些细碎花朵，虽只是它生命的必需，但你去看它，倒既是对那生命的造访，也是对自己生命的反躬自省。夷陵冬日，浓雾如缕，他会问，谁将从雾色中走出来吗？波涛隐没，我不会尝试成为真实的我以外的什么了。我确认，腊梅一样的我，才是我最终的归宿。谪居夷陵一年零六个月，欧阳修除为小城夷陵带来革故鼎新的改变，还留下了五十多篇诗文；日后人虽远离，仍不时提及在夷陵的日子，不时吟咏梅花。“去年残腊，曾折梅花相对插。”何也？在《和对雪忆梅花》一诗里，更大泼墨般地大写夷陵梅花：

昔官西陵江峡间，
野花红紫多斓斑。
惟有寒梅旧所识，
异乡每见心依然。

那绝不是没有缘由的。人生逆旅，谁非过客？诗中那样的自负与自信，正是他在孤寂与沉思中催开的，腊梅一般幽香如缕的诗魂。

难怪向来洒脱豁达的苏轼日后在《夷陵县欧阳永叔至喜堂》里写道：

夷陵虽小邑，自古控荆吴。
形胜今无用，英雄久已无。
谁知有文伯，远谪自王都。
人去年年改，堂倾岁岁扶。
追思犹咎吕，感叹亦怜朱。
旧种孤楠老，新霜一橘枯。
清篇留峡洞，醉墨写邦图。
故老问行客，长官今白须。
著书多念虑，许国减欢娱。
寄语公知否，还须数倒壶。

诗中历数欧阳修在夷陵的遗泽旧迹，赞颂之余，还劝先生倒壶续杯了——这世上，没有哪一种生活是微不足道的。

千年过去，梅花依然。如此说来，梅花的好，不独是姿态的萌，花色的雅，香气的幽，更是欧阳修悟到过，我正在领略的那种好：腊梅不惧寒，暮岁才放花。流水浮幽香，一江送远槎。

——江边梅园的腊梅，还在开。说来可笑，那之后，恍惚中忆及孟子所谓“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的话，再去江边，那偌大一片梅园，竟以为是我向往的，一座开满“夷陵梅”的，可与永叔公闲聊的园子了。一如《和对雪忆梅花》诗中所言，“长河风色暖将动，即看柳色含春烟。”待青山再添一分绿，流水更多一分蓝，春天就扑到眼前了吧？那时或可说，我眼中大江边的冬春夏秋，胜过你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

2021.1.6 于长江边

笔会
『文汇笔会』微信二维码